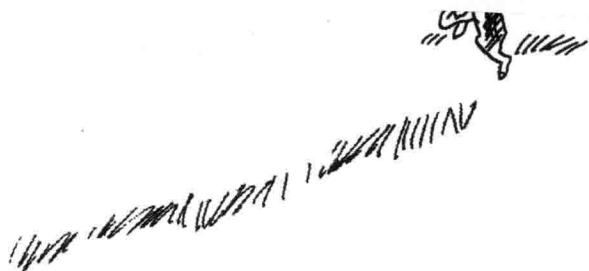


无愁河的浪荡汉子·朱雀城

黄永玉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对菩萨也好，对上帝也好，对穆罕默德也好，我可以赌咒——一辈子对别人的家事没有兴趣。这不是道德准则——小小年纪开始哪里懂得？而且不晓得有什么快乐、好处？直到现在，一个世纪快过去了，我还是这个老样子。即使别人讲给我听我还是记不住。若果非常滑稽，我是记得住的，那是因为好玩。我习惯自己亲手体验来的东西，记性也牢靠；别人的是非或许当时听来兴奋，过时候就忘了。

中国从来都以为记忆和思想都是“心”的任务。“你要用心想一想！”“你要用心好好记住！”“这么快就忘记，你心到哪里去了？”“你的良心呢？”“你放心。”

现代人晓得思想是脑子在起作用；我也信。也可能科学研究哪一天会反过来，心的确是在起着比脑子还重要的功能。所以，有时候我真以为自己可能是个“唯心派”。

“心”甚至会“预言”，会指挥“道德”。

或许，我的心里有两个或比两个更多的仓库。主要仓库装

主要的东西，次要的装次要的——庄重的，好笑的，伤心的，看不起的流氓骗子行迹……用得着的时候从心的仓库里提。

这么一弄，问题就来了。我也不喜欢理论。比如美学家自己懂不懂美我不清楚；起码我晓得他不是个音乐、美术实践家。也不喜欢哲学。哲学这东西光是礼堂上、课堂上听两句也还罢了，若来真的，用百把年时光检验是不是有效，让大家动刀动枪，死好多人，搞好久原来才明白不合适，那就很危险。从虚到实，有朝一日自己也陷下去——说实在话，这我能不怕吗？不站远点吗？其实到时候也没有什么办法躲得了。

所以我不晓得说过多少次，我像狄德罗笔下的那个《宿命论者雅克和他的主人》的雅克，世界上出现什么就承认什么，连现在的主仆关系我都承认。也就是相信自己亲身体验、亲眼见到的事，顶多相信从不对我说谎的好朋友的话。

至于自己要表达、要发挥的议论和经验，也就跳不出这个圈子。从来的宣言都是曲扭的变相呻吟。我也如此。

有一回滕代浩讲蜜蜂酿蜜，它们不是心甘情愿在花里头奔忙，是“咕咕颠”在监督指挥。“咕咕颠”是一种尖嘴巴五颜六色的小雀儿，蜜蜂跟人一样也有“懒筋”，“咕咕颠”就一口吃掉。哪个懒就吃哪个，所以大家都不敢随便停下来扯气。

序子不信。尤其是没见哪本书上写过。滕代浩硬讲书上明明白白写过的，你序子没读过这本书就以为天下没有这档子事，这很要不得！

滕代浩从来喜欢信口编一本世界上没有的书，表示自己有

学问。不止序子一个人不信，大家都不信，也就算了，他装着连这些话都没有讲过的大丈夫神气。

跟序子很少走玩的辜庆余，他们家住在玉皇阁井水还要往上走两三里远的寨子里。他讲他们家牛棚子稻草屋顶上都是脑壳上长叉叉又油又黑的“独角龙”“双角龙”<sup>❶</sup>，爬满了，手板子大。

“一只都难找，怎么会爬满了呢？”序子想。

辜庆余这个人平平常常，算是难得报告好消息。放学之后，序子约吴道美、曾宪文、唐运隆三个人跟辜庆余回家。到了他家，累得几个人气喘八罕。果然有间稻草顶牛棚，四个人坎子上一站，光光鲜鲜，哪样都没有，连辜庆余也不见了。曾宪文刚想爬上棚顶探个究竟，让栽苕的辜庆余他爹骂下来了。

转城里的路上唐运隆发了感想：“越怪的事越不能信！”

曾宪文说：“是！”

“万一有呢？碰巧那天没来？”序子说。

“就你信！”唐运隆说序子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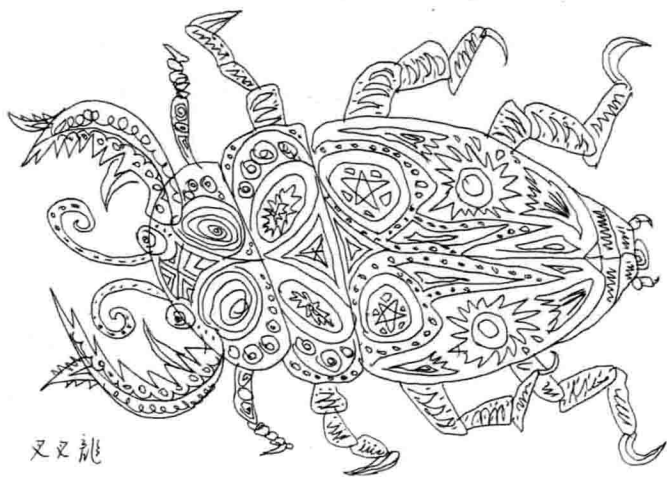
“这东西我以前在木里抓过。”序子急了。

“木里有，不等于辜庆余牛棚子顶上也有！”唐运隆讲，“他一个人没人睬他，编个谎引人亲近。”

“近，近！这狗日的老子还想播他！”曾宪文嚷起来。

“莫啰！莫啰！看他样子好造孽。”序子觉得曾宪文不能动不动就发气。

❶ 大甲虫。 | “又有会讲话，又有会走玩，还拐我们这么远。”



又又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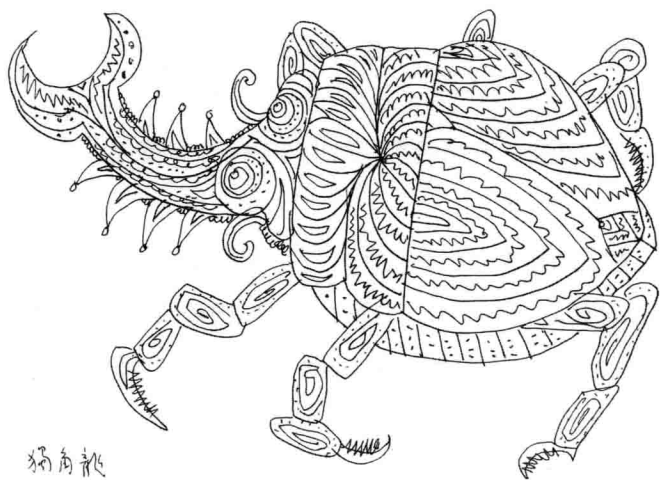
他讲他们家牛棚子稻草屋顶上都是脑壳上长又又油又黑的「独角龙」「双角龙」，爬满了，手板子大。

曾宪文骂着骂着就进了南门，于是大家分手。序子不想跟曾宪文一路，便穿了丁字街拐正街绕北门。想起辜庆余，心里便饿饿的，觉得辜庆余是呷茗长大的，所以才长得那么瘦。书又读得不好，要是家里有两个子钱，书读得好不好是不要紧的，有钱的人办法多。唉！你、你辜庆余，你哪样书都不会，总是挨先生臭。臭，臭惯了就麻了，变成个木头木脑的人。你以后怎么办呢？筋巴骨上头怕是二两肉都不到，是饿的？累的？夜间蚊子咬得睡不着？上课总是打哈欠。序子想，我自己也不怎么样，我怎么帮你呢？我是神仙就好了。人是帮不了的。唉！你哪个都怕，扯点谎不要紧，其实不用怕，明天上学我躲着你点就是……

转进文庙巷，序子把书包放在腰门槛里头，自己坐在大门口石板上继续想事情，一边想，一边从书包里掏出根石笔在岩板上画起来。用新名词讲，有点“意识流”的意思，其实也不怎么“意识流”，他笔有所指，他画的是“独角龙”“双角龙”。慢慢地画，像《苏武牧羊》让他的羊在岩板上随便走动，走远了便喊回来。

他有点得意。发现“独角龙”的样子越走越远，不太像“独角龙”，而是一只大妖怪了。他可惜起来，那么细、那么大的一幅画留在岩板上，要是在纸上多好呢！唉，没有纸样，一张大大的纸……

他站起看这个大怪兽，觉得画得实在太好了。这用神！这劲头！



他画的是「独角龙」「双角龙」。慢慢地画，像《苏武牧羊》让他的羊在岩板上随便走动，走远了便喊回来。



爸爸从大门走出来，“狗狗，一个人站着做哪样？——嗨！画画，你画的是哪样？一个怪物，做哪样画这个怪物？唔！画得好，你怎么想到要画这个怪物？有意思，唔！你晓不晓得这画画得好？可惜了，要是画在纸上就好了，可以裱起来挂在墙上……”

“画独角龙，我早就想到纸的事情——要是有张白报纸就好……”

“有了纸你未必就画得这么好。作古正经起来，像办一件正经事那样，就不行了。世界上只有画画这件事最是让自己做起来开心，没有哪个强迫你——唔，艺术动作，是强迫不得的，比如唱歌，拿鞭子抽你，你唱得出来吗？唱不出来。你只会哭，只会怕，哭和怕不是艺术……”说到这里，爸爸沉吟起来。

“嗯！话是这么讲，不过，世界上好多好多艺术都是受苦的奴隶做出来的。中国和外国一个样，有的叫奴隶，有的换一种称呼。有的奴隶做饭挑水，倒屎倒尿；有的奴隶唱歌跳舞，画画作诗。写《伊索寓言》的伊索，就是古希腊时候陪皇帝走玩、讲聪明话的奴隶。陪皇帝走玩、讲聪明话的奴隶中国历朝历代也都有。”

序子问爸爸：“耍霸王鞭的妹崽家算不算奴隶？”

“不算！当然不算！怎么可以算？她们是江湖音乐家，了不起得很！她们是自由的。”爸爸听来很兴奋。

“也没有人打她，也没有人骂她？做哪样她们都那么胆子小？一边唱一边怕？”序子问。

“……怎么不怕？她们怕狗，她们怕饿！——不唱人家就不给饭吃。有时候唱了也不给……”爸说。

“做人家奴隶不就有饭吃了吗！”序子说。

“她们爹妈情愿让她讨饭唱霸王鞭，也不给人做奴隶。”

“爸，画画和唱霸王鞭好像不怎么‘平等’？”序子问。

爸爸没听完序子讲话，抱着七弦琴布口袋走了。他说“有事去”。

序子晓得爸爸不会弹七弦琴，序子只看到戏里头诸葛亮坐在空城楼子上弹这种琴让司马懿上当。如何弹？好不好听？一点也不明白。

序子晓得屋里祖传宝贝有五样：七弦琴，尺把长的玉如意，雕满古人花竹树木的明朝黄酱色竹笔筒，一个很小的宣德年金银错三脚小铜水滴壶，一把放在套子里上有七颗星的七星宝剑。

大人们都爱搞一些破瓦片、烂罐罐、铜盆瓷碗互相拿着吹牛皮，表示学问和讲究。有这类东西的人就骄傲，没有这类东西的人就惭愧。序子觉得，有没有这类东西的人都无聊。

很晚，爸爸才抱着这口七弦琴回来，大概是牛皮吹足了。看着他轻轻把琴放回床后边瘦条几上，好像放下生怕吵醒的三代单传独苗一样。

转身跟妈妈来了几句悄悄话之后，一个人端张板凳坐在院坝抽纸烟。

婆拿了口铜脸盆从堂屋出来，爸见到起身问：“妈，要做哪样？”

“厨房鼎罐打点热水。”婆说。

爸连忙叫：“春兰！春兰！天天的事怎么忘记了。”

春兰出来笑着接过盆去。

“老三！”婆叫爸，“都十月底了，还有曾‘喊炭’<sup>①</sup>……”

“喔！你看，这么要紧的事都忘记了，明早我就叫柏茂办。你看，二十担够了罢？”爸问。

“柏茂晓得！先来二十担罢！再过段时候，山里头烧炭的生意好，就都是烟莞脑壳生炭了。”<sup>②</sup>

婆进屋，爸刚坐回板凳上，又有人敲门。

“序子！去开下门，看是哪个？”

序子不认得进门的这个人，这人就进来了。

细小个子，穿黑旧中山服，捏着小手绢放在下巴底下，低头微笑走到幼麟跟前，在幼麟肩上轻轻一拍。

幼麟吓了一跳站起来，“啊！你呀！你有哪样事？”

“啊！张校长，是我呀！您认不出来了？没有哪样特别的事，有贵人托我拿一对红珊瑚镯子请您过目，这镯子红得世上少见，您是内行，我也不敢多话，喜欢您就留下……”说到说到就要从衣包里掏宝——

幼麟连忙制止，“莫掏！莫掏！千万莫费神！我是穷教育界人士，不配玩这些珍宝，麻烦你、麻烦你上大户人家去，你请，你请！”

① 买冬天取暖的木炭。

连推带提地送出大门，赶紧关上门，

② 没烧透成炭的柴。

“嘭”的一声，序子看得莫名其妙。

少见爸爸这么生气，甚至还有点肉麻打战，“吓！吓！找到我这里来了。吓！吓！”一个人到厨房舀了瓢水洗手，“吓！找到我这里来了！真见鬼！”

妈在房里听见声音，问哪样事。

“你猜刚才哪个进门？”

“哪个？”

“猜一天也猜不到！”

“到底哪个？”

“胡仙娘！”

说是“仙娘”，他又是男的。曾是幼麟早年的学生。“仙娘”就是北方所谓的“三仙姑”。脑壳上蒙块帕子，坐在椅子上，帮活人和死了的祖先通话的中间联络人。平常日子街上见到他也不怎么女，在大户人家太太姨娘跟前他却女得很，有时候晚上就睡在她们床前的踏凳上。什么新闻都讲得出，还会“杠仙”<sup>①</sup>。他“杠”的“仙”很温婉，美，带着万分恩爱情致，让难得出门的妇女单纯头脑增注许多奇花异景，成为重要闺房一乐。尤其在她们手头不方便的时候帮着卖点首饰细软冀以解决困难方面很是得力就手。最靠得住之处是这种活动的消息绝不泛滥外溢。正如茅罗斯·胡根所云：“我把天和地都上了锁。”

（“胡仙娘”，写十几年后的事情还会提到他。这里暂停。）

朱雀城正街上忽然一下子热闹起来。这都因缘于一件事，蒋介石把“老王”弄走了。

① 给死人传话。

湘西十三县出个“老王”，自己保卫疆土，哪个来就打哪个，太太平平过了三十一年。学堂办得绰乎正经，从不拖欠先生薪水。妙就妙在蒋介石当年还要买他的账，按月拨一个师的军费给他。

其实他手底下何止一个师？收编四川、贵州的师长就有好几个。序子屋楼上就租住过姓雷的师长和姓李的旅长。（姓李的旅长还善书法图章，跟序子爸爸称兄呼弟，诗酒唱和。）

蒋介石一腾出手当然就把“老王”请出去了。这一出去，留下好多根本谈不上可以一齐出去的人。要吃饭穿衣，要过零碎日子，只好在正街上热闹地方摆摊子卖家里值钱东西。古董字画，金银首饰，珍珠玛瑙，螺钿家具和讲究的丝织绣货……

也有日子过得从容安泰、不受惊扰的人。上千上百亩田地的地主，最懂做生意的江西老表，乡里的苗把总老爷，北京、上海、汉口大地方转屋过年过节的铁路、海关、邮局公差人员，刚杀进湘西的“省军”高级长官，恰好是正街热闹摊子上的欣赏者和收藏者。

剩下的那些老百姓和读书人，只能做个看热闹不出声的哑子。

自从序子爷爷去世以后，序子爸爸照拂着的全家日子也慢慢摇晃起来。

一个摇，个个摇，岂止是文庙巷张幼麟一家？

张幼麟还算得上是个会善自排遣的人。

一个时代，一座城，到了满街摆摊子卖家当的时候，也就

差不多了。

在倒霉酱缸子里挣扎找活路的人是可取的；讨公道就犯不上了。人之所以活在世上就是要懂得千万不要去讨公道。好好地挺下去，讨公道既费时间也自我作践。

孙得豫，序子的三表叔回来了，此刻正和云路大表叔跟幼麟在堂屋讲话。

“……眼前还没有哪样事情，修之（顾家齐，一二八师师长）派我转朱雀住一段时间。”得豫说，“看样子何云樵（何健）的棋下到这一步也动不了什么棋子了。”

幼麟说：“你这盘转来，柏辉章晓不晓得？”

“他是我的学弟，晓得我不是玉公系统，懒得理他。”得豫说，“我也趁机会走一下玩。”

话，东一句西一句的时候，云路一直很没个坐相，好像太师椅缝缝里的臭虫东、西、南、北在咬他屁股。拿起茶杯喝水，倒得一下巴都是。

还是忍不住了，他说：“三表哥，正街上闹热至极，一街的摊子，大家都在捡宝，我也搞了点异物，你看——”

松开一个小布提袋，一件件取出来放在方桌子上。

幼麟偏着脑壳看了一下，“这些东西你还当真？”

“刘士奇、李伯亚家里摊子上的。”云路赶忙补充。

“这两家对头都不是习文的，怪不得出外行。”幼麟说，“你看，这竹筒，染的石灰，条条一样，像工厂机器做出来的，能

是汉朝的吗？你就信了？看这块玉璜，哪里是玉做的？顶多是磷灰石和长石做的，手指甲一刮就起印子，噯！噯！啊！犀角杯！你晓得吗？犀牛角跟牛角不同之处何在？牛角是手指甲材料，犀角是一把头发的材料，眼睛一膘就明白的。我看你少费神，忍住点吧！让姑爷看到还要插你……花好多钱？”幼麟问。

“钱倒是便宜。”

“你看！幸好。哪里来便宜让你捡？”

云路一直是拜服三表哥的。一个人静静包回那些宝物，不停地用手巾擦眼泪水和口水，鼻子扯着气。

得豫轻轻问幼麟：“大舅过世，你又辞了校长，这么一大屋人，光靠表嫂，怎么抵挡得住？”

“还有点底子，还过得去！”幼麟说。

“日子长了呢？——噯！你那些上海朋友呢？”

“是呀是呀！半年多了，写了信，寄了通草画，都不见回音……”幼麟自我纳闷。

得豫叹气，“大地方要是动荡起来，比小地方凶火得多。唉，你要是早出去十几年就不是今天这个局面。个把个伢崽带出去，算不得哪样包袱的。三表哥，我看你就是恋窝，伢崽越来越多……”

“我有想到这么长远，当时……”幼麟说。

得豫掐着指头算，“你想嘛！你的手艺，见解，为人，我看，比起上海那些‘家’们，哪个都不差，就是缺点胆子——太婉约了点……我看，你现在走也不迟。——哪！你听我讲，先到

修之那边找个事做做，看看，那里离上海近，慢慢子挨到上海那边去，——大姐、真一在那里！（得豫的大姐和姐夫，匡实人家。）局面慢慢撑起来，说起来，我们到底还是壮年人嘛！下决心也只是咬一咬牙的事……田三大不是老早就为你惋惜过嘛？你看你又耽搁好几年……他若是在，还会多吹几句……”

“我不是没有想过。——其实是，你简单，我混浊之至，唉！‘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啊！”幼麟挺起胸靠在椅背上，摊开手，脸看天花板。

“你看你！你看你！过两天我再来。”得豫起身。

云路也跟着起身，举起那个包，“三表哥！你讲的我未尝有懂，比方这几块‘筒’，这个狗日‘犀角杯’，我都有知识，有眼光，不晓得在那种场合，混里混账卡了壳，像呷醉酒，大家一喊一嚷，我狗日的就上轿了。你刚才讲‘犀角杯’不是牛角是头发，哪天我再来请下教。我……我真是天晓得！……”

（这类事情是常有的，浑水摸鱼，乘势播乱开点小玩笑跟卖假古董是一样的。我前头文章写“胡仙娘”的时候，顺手来了两句名言：“正如茅罗斯·胡根所云：‘我把天和地都上了锁。’”也是我瞎编的。世上既从来没有茅罗斯·胡根这个人，当然更没有他说的那句话。女儿读到这一段，也纳闷是哪国人？希腊？法国？意大利？英国？西班牙？拼来拼去都不得要领。）

眼看就秋深了。

秋深是什么意思呢？



凉了。

人身上里里外外都簌簌清爽。

狗呀！雀儿呀！不像热天那么萎顿了；连托钵子讨饭的叫花子走在街上都潇洒精神。

热天时候，小孩子竹竿子牵着的瞎子算命先生，拉胡琴很让睡中午觉的人听来摇篮里的安逸；到秋天，坐在屋里听到瞎子算命先生路过，那就睡不着了，映在石板街上远去的一抹清亮的哀苦……

水蓝了。山上金黄叶梢上那边飞着南去的雁鹅，白天飞，月亮天也飞，在天上“哦哦”招呼着儿女。

朱雀猎人从来不打雁鹅的，说它们或者带着远戍边关当兵人的家信。

序子和那一帮家伙都喜欢在城墙上看雁鹅，排成一字形，人字形，晓得它们要飘洋过海到远远的热带去。燕子也去，有的小鸟也去，飞不动的时候就歇在飞着的雁鹅背胛上，让穷人搭便船一样。动物也懂得“助人为快乐之本”的道理。

秋天其实有很多很多事情。有的跟全世界的秋天一样，不一样的说起来大家也不懂，懂了也没趣，有趣的你们或许不信或许办不到，或许我不太愿意写给你们晓得，觉得麻烦。比如“舀鹤鹑”。秋草黄了，成年人约一帮朋友到长草的坡上去“舀”。两根长竹竿夹一张细网张开来等在适当的地方，那一头十来个人分成十几步一排往那些拿网人的方向、背着风往前赶，甚至